子孫不肖，後繼無人

——賈府敗落的啓示

周慶捷

文史叢譚

「玉」字輩賈珍，第三代賈敬的單傳兒子，寧國府的家長，賈府的族長。任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之職，但從不好生作官，也不肯讀書，一味講究享樂。他荒淫無恥，肆行無忌，與兒媳婦秦可卿有染，秦可卿死後，他不知羞恥，「哭得淚人一般」。他又趁着國喪家喪，父子一起與小姨子鬼混，「吃雜混湯」。後被革去世職，發往海疆。賈璉，第三代賈赦的兒子，榮國府的掌家，所任正五品同知是買的。他成日偷雞摸狗，不管髒的臭的，「都拉了房裡去」，與家僕鮑二家的通姦，又與多渾蟲老婆亂搞，還偷娶尤二姐，連他老子送的丫頭也要。他對沉迷的性對象，飢不擇食，是個動物式的人物。賈寶玉，賈政的嫡子，是個安富尊榮的富貴閒人。賈政期望他振興家門，他卻「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爲偏僻性乖張」，成爲「於國於家無望」的逆子。他厭惡仕途，不喜讀書，喜在內幃廝混，絲毫無意於立身揚名，背離傳統的理想生活道路，蔑視封建道德倫常規範，成了封建主義的叛逆，最後看破紅塵出家。

「草」字輩賈蓉，第四代賈珍的獨生子，所任的「龍禁尉」的官，是妻子秦可卿死時爲了喪儀風光些買的。他與嬸娘王熙鳳有曖昧關係，賣身於王熙鳳，還與其父賈珍一起，與姨母尤二姐鬼混。他提倡「髒唐臭漢」風流邏輯，認爲大戶人家，誰都難保沒有風流事，按他的推理，因爲上輩有「風流事」，下輩也應該有「風流事」；榮府有「風流事」，寧府也應該有「風流事」；漢朝唐朝有「風流事」，清朝像我們這樣的人家也應該有「風流事」，是個心理上、精神上徹底變態的「風流狂！」

顯而易見，從第三代起，賈府子孫都成了一夥聚賭嫖娼、無所不至、作惡多端的紈袴惡少。正所謂堂堂賈府，除了門口兩個石獅子，恐怕連貓兒狗兒都是不乾淨的。老僕人焦大就公然在罵：「我要往祠堂裡哭太爺去。那裡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每日家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清・二知道人在《紅樓夢說夢》中評道：「賈赦色中之厲鬼，賈珍色中之靈鬼，賈璉色中之餓鬼，賈蓉色中之刁鑽鬼。」這樣的子孫，如何能承繼家業？

賈府的命運大半決定於賈母，因爲她輩分最高，權威最大，是一家的家主。賈府子孫不肖，後繼無人，身爲「老祖宗」的賈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賈母對待兒孫，可用兩個字來概括：「縱容」。書中寫賈政因寶玉不走「讀書應舉」之路下手笞撻寶玉，在賈母庇護下，賈政反而「直挺挺跪着，苦苦叩求認罪」；賈璉與鮑二家的姦情被鳳姐撞破，鳳姐告到賈母跟前，賈母笑道：「什麼要緊的事！小孩子們年輕，饞嘴貓兒似的，那裡保得住不這麼着。從小兒是人都打這麼過的。」賈赦想娶鴛鴦，賈母說：「他要什麼人，我這裡有錢，叫他只管一萬八千的買去，就是這個丫頭不能。留下他服侍我幾年，就比他日夜服侍我盡了孝一般。」這那裡是在教育兒孫，根本是放任不管！如果說，賈母的享樂，使得全家上行下效，鋪張靡費；那麼，她的縱容，使得父不能訓子，兄不能警弟，子子孫孫都在驕奢淫逸中過着任性的、放蕩的生活。賈母對子孫的縱容，可用古人的一句話來評價：「不患不慈，患於知愛而不知教也」。

到賈府被抄後，她意識到「皆由我一人罪孽，不教兒孫，所以至此」，已爲時過晚矣！

家庭教育是人生的啓蒙，往往比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有更深遠的影響。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直有着重視「家教」的優良傳統。《禮記・大學》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將治家教子提高到治國的高度來認識，把家庭教育看作「國之根本」。像《顏氏家訓》、司馬光的《家範》、朱熹的《朱子家訓》、陸游的《放翁家訓》、朱柏廬的《治家格言》等都是我國古人教養子孫的著名讀物，「孟母三遷」的故事則更是家喻戶曉。曾國藩寒窗十年，從軍十數載，備受艱辛，才位至三公，拜相封侯，他深知名譽、地位、家世來之不易，在總結了歷史經驗後，獨創了一套家教理論和方法。他教育子女不謀做官發財，只求讀書明理。後來，曾家再沒有出領兵打仗的將領，其子孫大多留學英美，學貫中西，成就卓著，成爲學術界、科技界、教育界的精英，飲譽世界。

賈府不抓兒孫教育的教訓在今天仍有深刻的警世意義，和諧社會，教育爲本，千古重業，教育爲先。一個家庭乃至一個社會，要打造以人爲本的堅強理念，時刻不能忽視或放鬆對後一代的教育。（下）

且說僵屍

李憶君

文化什錦

這些天總見女兒一有空就坐在床上對着筆記本電腦，一對至少一兩個小時。我問她在看什麼？她說看戲啊。什麼戲？僵屍嘍。啊？僵屍？看那麼久還沒看完？她說是劇集。好看嗎？女兒點頭：很好笑很纏綿，也有點恐怖。

纏綿？肯定是歐美劇集了。洋人就愛讓僵屍去談戀愛。至於愛上的是人類還是同類倒不拘。

僵屍，是影視的永恆題材。可就數洋人拍的最經典。除卻以前的德古拉伯爵吸血僵屍系列以外，近些年的僵屍片一部比一部精彩。題材新鮮豐富，也不一味以驚悚取勝。其中搞笑類的也不少。像《僵屍蕭恩》，半恐怖半喜劇，熱鬧又刺激，好看極了。稱之爲僵屍電影代表作也不爲過。

然而，人們的內心深處總沉澱着一些對過去的緬懷。電影是許多人青澀歲月中的精神氣魄。我與德古拉伯爵僵屍可說是因緣深厚，是「他」陪伴我走過青澀的歲月。那時候的僵屍電影，強調的是驚悚恐怖，劇情新不新鮮倒無所謂。反正那位伯爵的德性就是白天睡棺材，晚上出來吸血。由僕人駕着馬車出去爲他物色獵物；他嗜血如命，生存的唯一目標是咬女人的脖子吸血。劇情千遍一律，編劇卻樂此不疲。也許不如此這般，觀衆還不買票進場呢。

所謂百看不厭，不就是因爲習慣了？我不但是習慣了，還近乎病態地迷戀着古堡的陰森，並且帶點自虐地喜歡上古堡窗口外面的黑夜，期待那隻聽他差遣的蝙蝠的出現。還有厚厚的絲絨窗簾，一重又一重曳地的紅色帷幕；華麗的餐廳，餐桌上的銀燭台燭光搖曳，映照得晶瑩剔透的水晶酒杯隱隱閃亮起一顆顆銀星，而杯裡的葡萄酒卻鮮紅似血。然後鏡頭一晃，晃到僕人的卧室，那房間陰暗潮濕，窗口又高又小，沒有玻璃，冷風呼呼地透進來，把古堡的氛圍烘托得更加陰森鬼氣。觀衆坐在下面，稍有點風聲影動，就被嚇出一身冷汗，卻又非常亢奮。

常想，僵屍不屬於鬼的一類吧。鬼只爲輪迴，尋着個替身便超生而去。可僵屍，他貪得無厭，咬人脖子吸血是他永生的事業。他甚至與人類展開浴血戰，人不敵而亡，他在血泊中狂笑。相較之下，鬼並不可怕。鬼即使有形也是氣體煙霧，而僵屍，他是「人」，身材魁梧，充滿生命力。儘管劇終時都難免要化成一攤血水。可這過程極其好看，令觀衆精神振奮。幾乎每回都是天亮了，伯爵來不及躺回棺材裡，被追蹤而至的人刷地一把扯開窗簾，一束強烈的黎明曙光射進來，伯爵趕緊以斗篷遮臉卻來不及了，身子立時被灼得冒出煙來，他在慘叫聲中倒地，不一會便化成了一攤血水，觀衆爲之悚然！

我一直喜歡這個版本，那是我心中永遠的緬懷。最近大受觀衆追捧的美劇《行屍走肉》被譽爲代表劇集的最高水平，當然不會錯過。那是新篇章，可將來也終會成爲我女兒緬懷青澀歲月的憑藉。

儒學與收藏

胡　平

文化經緯

最近的十年，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對於過去備受爭議的儒家文化有了一致的認同，即不管時間與空間如何轉換，儒學作爲二千年來中華傳統文化中的主流文化，其傳承的現實價值是必須予以肯定和認眞研究的。大陸有一陣子颳起一股講評《論語》的旋風，勁風吹拂下，作爲儒家經典著作的《論語》一時成爲人們街頭巷尾談論的話題。我把這種現象稱之爲「回歸」，回歸什麼，回歸到傳統的屬於本民族的固有文化體系內，回歸到長期以來受到人們輕視的中華道德倫理中。儘管講評《論語》並不是十全十美，自出機杼的悖論也時而有聞，但能夠使人們重新認識到中華固有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現實意義，其功績是不言而喻的。

我是一個研究中國古陶瓷的收藏人士，對於儒學本沒有什麼研究，但我認爲，對於收藏家來說，鑒賞等知識只能算外功，而文化素養和道德修爲才是內功。外功不能不練，否則徒有空名，但內功的修練則更爲重要。舉目現實，恕我直言，絕大多數的收藏家並不具備起碼的內功，他們重視的只是外功，而外功的動力只是金錢。因此從這個話題出發，我談幾點個人的心得供同好討論。

「仁」是收藏文化的價值取向。

仁在儒家文化中佔有中心的地位。從《論語》所記孔子之言可以看到，孔子的言談多述及仁，所謂「里仁爲美」以及「當仁不讓」已爲人們耳熟能詳。作爲收藏者，不管你收藏了多少稀世珍寶，如果你沒有「仁」作爲人生價值取向，那麼我相信你的這些珍寶只是奇貨可居的寶物而已，只是過眼煙雲的一堆工藝品，稱收藏者自然可以，但稱收藏家則不可。何以言之？其實收藏一道本有諸多層面，芸芸衆生只要聚積藏品至一定數量和質量，往往會以收藏家自詡，然而眞正有品位的收藏家除了有豐富的藏品外，還需要具備收藏之外的功夫，這就是我上面所說的內功。

當今講求外功者可謂多如過河之鯽，隨便看幾個電視節目，我們都可以欣賞到幾個專家學者在指點人們如何鑒別眞僞、如何去市場中淘寶。這樣的節目很受人歡迎，因爲文物在人們的心中是非常稀見的，有的價值還非常高，值得去關注去追求。但我們可以注意到所有類似節目中，難得有人提起收藏之外的道德素質和學識素養。於是這些節目產生的社會效應是人們都去研究眞僞的鑒別，重視藏品的價值，而對於個人的道德則淡薄處之。報章上經常有某專家鑒定走眼引發事端的新聞，有的事端還非常複雜，牽連到許多大師級的鑒定家，最後雖然多以不了了之結局，但產生的社會影響極壞，嚴重損害了中國文物收藏界的聲譽。我認爲關鍵還是這些人內功沒有修練或修練得不夠。

「信」是收藏交易的核心理念。

「信」即是誠信，傳統儒家的處世之道首重「立信」。孔子認爲：「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誠信是一個人立身處世的根本，世界上沒有了信，一切將會變得無所適從。人們制訂法律，其實質也無非是對人們的言行進行約束，重視的仍然是誠信。《史記》中有商鞅城門立木以取信於人的故事，清代爲人們廣爲傳聞的是紅頂商人胡雪岩的「戒欺」匾額，這些都爲世人揭示出中國傳統文化中「信」的地位和積澱之深厚。

反顧當今收藏界，則提倡誠信總是在口頭上做文章，實際的收效甚少，令有識者憂心忡忡。我從自己的收藏經歷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現在的收藏界非但缺乏誠信，而且初涉其中者往往成爲被欺的對象，有人還振振有詞，稱被欺爲「交學費」。人們對這樣的事情難以忘卻，原因並不僅僅在於「交學費」，而有一種被欺騙的感覺，是羞辱加憤怒！

還有，有關「價值窪地」的說法也使人感覺到提倡誠信在當今收藏界的極端重要性。我認爲理論上「價值塵窪地」始終是存在的，因爲收藏交易時不可能如一般商品那樣會經過充分的市場競爭，而且一些古陶瓷儘管價格已經很高，但市場走勢仍然可能有升值空間。最近十年中國的古陶瓷價格一路走高，原先不被看好的品種也紛紛被高價拍走，而且只要是明清官窰、內府所藏，參拍者就會頭腦發熱而不計後果地競拍，於是紀錄一次一次被刷新，使中國文物拍賣市場成爲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市場熱點。但紀錄創造後，到手的拍品後來究竟處於怎樣尷尬的境地，紀錄的創造者究竟有着怎樣的心結，這些都無人問津，因爲人們關心的是下一次的拍賣，下一次有可能誕生的新紀錄。我總感覺到這些紀錄的創造者中有不少人做了冤大頭，因爲在誠信缺失的市場中，一切的紀錄都可能是虛假的。

「知」是收藏鑒賞的重要前提。

收藏的重要一環就是認知，認知包括鑒別和欣賞。文物鑒賞可以說是一切從事收藏的人士所必須要掌握的知識，因此「知」是收藏文化的主要內涵。從「知」的角度來看，一個人無論進行多麼認眞的學習和鑽研，他所能夠掌握的知識終究是有限的，因此所謂「知」與「不知」既有界限也難以劃分界限，從這一點來說，「學無止境」應是最好的詮釋。

儒家重視學習，強調「學而不厭」、「溫故而知新」。孔子自己認爲：「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孟子・公孫丑》記載子貢與孔子的對話：「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子貢的總結很重要，他說出了作爲聖人的孔子其實是做到了旁人難以企及的「仁且智」。人欲有智，必善於學，而且要能夠「學而不厭」，要做到這一點確實非常不容易。

現在市場上有關收藏鑒賞的著作可謂多如牛毛，初學者面對如此裝幀精美的書籍是難以判斷好壞精粗的，這就需要收藏家予以推薦和引導。事實上，市場上眞正權威的書籍終究是少數，而大量的書籍給人以千人一面、似曾相識之感，這也提示我們當前文物鑒賞界的文風和學風亟需改進。從數量衆多的民間收藏者的視角來看，權威的書籍或以艱深難以卒讀，或其研究對象均爲皇家內府所藏，與他們的藏品距離頗大，因此他們樂意購買的是一些敘述普通民窰的插圖本。只要不斷學習，善於學習，更多的收藏家就會脫穎而出，收藏界學習研究的氣氛將不斷增強，一個充滿學習氛圍和生機的收藏界必將對推動中國和周邊文化繁榮帶來助力。

文物市場也是誠信市場（資料圖片）

活在當下

言　然

居室對面是所學校，時常看見、聽見孩子們在操場上奔跑的身影和發出的尖叫聲。孩子們最美妙的一點，就是他們會完全沉浸於現在的片刻裡。不論是觀察甲蟲、畫畫、築沙堡或從事任何活動，他們都能做到全神貫注。而進入成人社會後，這種專注就變成了瞻前顧後。

高中生想：「有朝一日，我畢了業，不必再聽師長的教訓，日子就好過了！」他畢業之後，又覺得必須離開這個家才能找到眞正的快樂。離家進入大學後，他又暗下決心：「拿到學位就好了！」好不容易拿到文憑，這時他又發現，快樂要等找到工作才能實現。他找了份工作。不消說，快樂還輪不到他。

一年一年過去了，他不斷把獲得快樂和心靈平靜的日期往後挪，直到他訂婚、結婚、買房子、換一份更好的工作、退休……最後在享受至高無上的快樂之前，他就去世了。他把所有的現在都用於計劃一個永遠沒有實現的美好未來。你聽了這樣的故事，覺得心有感感焉？你認識一些永遠把快樂留到未來的人嗎？

快樂的秘密，說穿了很簡單，你的生活必須以現在爲中心，做人應在生命的旅途中享受快樂，而不是把它留到終點才用。活在當下，也就是要從目前從事的事情本身尋找樂趣，而不只是期待它最後的結果。

如果你正在整理書桌，清理廚房，打掃院子，這瑣細的小事都該令你感到愉快，因爲隨着它們的被整飭，你會覺得雜亂無章的生活瞬間變得有序；和不必要的舊物分手，令你在「早知今天，何必當初」的自嘲中感到一絲輕快。傍晚，說不定一篇輕鬆的小品又從你的鍵盤上流出。

俗諺有云：「時時掀蓋來，煮水久不開。」同樣，做人應明白一個處事原則：把握現在，不要屏住呼吸等候將來。如果你堅持：我一定要擁有「它」才會快樂和滿足，那麼你不能如願以償的幾率反而大大增加。

母親成熟了

朱　輝

人生在線

由於經常不在家，稿費單簽收便成了難題。有文友說你可以把通訊地址留在單位啊，可是經常跳槽，所謂「單位」常換。何況老闆都希望員工心無旁騖一心爲他工作，看到稿費單多半會聯想到上班時間偷偷寫稿……好在母親住得近，每天早上可以過來等候郵遞員。

母親爲人熱心快腸，雖然郵遞員常換，但她總能很快和人家混熟。一般人通常會覺得郵遞員身份卑微，無須正眼相看，母親卻很體諒他們，常常送他們一瓶純淨水解渴，爲了幫他們完成任務，還訂了一份自己不怎麼喜歡看的報紙。好心有好報，央視報道內地平信丟失率超過了百分之三十，我的樣報絕大多數卻能收到。

去年底，郵遞員換成了一個小伙子，我開始有些擔憂了。這小伙子不太敬業，看到我母親好說話，居然把後面三棟樓的投遞工作「分包」給了她。母親七十歲出頭了，爬樓對於她可是不小的運動量。不僅如此，其中還有不少掛號信、匯款單，一旦出了差錯，母親這個「義工」還了得？

「有些人白天不在家，我就替他們簽字了，晚上給他們送去！」一次，母親對我說，這着實嚇了我一跳。簽字意味着承擔法律責任，萬一有事可Uold不起。

「沒關係，都是街坊鄰居，哪會出什麼問題？」母親不以爲然。我勸了好幾次，她還是要當「義工」。她說郵遞員工資低，工作辛苦，她閒着沒事幫幫忙也應該。母親的退休金比郵遞員的工資還低，何況郵遞員也並非收入最低最辛苦的工作，我不明白母親的同情心出自什麼邏輯？

終於，事情還是出了。某天，有人找上門來，原來母親幫忙投遞的一封掛號信人家沒收到，於是到郵局查底單，是母親簽的字。接着「苦主」便和居委會幹部一同上門問罪……

事情已經過去了好幾天，母親記性又不好，到現場回憶了老半天，這才想起送到隔壁門洞去了。然而找到了那位冒領信件的鄰居，人家死不認帳。回家後母親血壓就上去了，把我們也嚇得不輕。掛號信裡是一張新辦的信用卡，原始密碼，可以透支……好在兩天後，在強大的心理壓力下，那位冒領的鄰居終於退還了信用卡。

母親從此不再當「義工」了，也相信了街坊鄰居不一定全是善人。從積極方面理解，從此母親受騙上當的幾率或許會減少。母親一輩子在一個工廠工作，一輩子住在一個家屬區，或許這樣的熟人小社會讓她與世隔絕，現在才開始成熟起來，知道防範別人。

現在母親還是會給郵遞員送水，但不爲他送信了。善良與原則，原本也不矛盾。

「不計較」趣事

郭慶晨

自由談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許多關於「不計較」的故事，其中有被廣爲流傳、盡人皆知的，當屬「六尺巷」的故事。

故事發生在清代康熙年間。據《桐城縣志》記載，清代康熙年間，桐城人張英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在桐城老家，有一次張英的家人與鄰居吳家在宅基的問題上發生了爭執，雙方誰都不肯讓步。當地官府也不願沾惹是非，致使糾紛越鬧越大。最後，張家人決定寫信給張英，指望讓張英來「擺平」吳家。

家人送信到京。張英閱過來信，釋然一笑，然後提筆賦詩一首。詩曰：「千里修書只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交給來人，命快速帶回老家。家裡人一見書信回來，喜不自禁，以爲一定帶回了老爺「打敗」吳家的錦囊妙計。打開信一看，原來是一首打油詩。一開始，家裡人覺得在宅地問題上沒「拿住」吳家，也沒佔到什麼便宜，很沒面子。可細細琢磨詩的內容，逐漸放平了心態。是啊，往大處想想，向遠處看看，眼前的事不都微不足道、不足掛齒了？還有什麼可值得爭的呢？這樣一想，終於放棄了同吳家的爭執。一場一觸即發的宅地矛盾，被張英的一首打油詩輕鬆化解了。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桐城「六尺巷」的故事。

桐城「六尺巷」的故事，並不是「六尺巷」唯一的「版本」。據《寓圃雜記》載，早在明代，在蘇州就曾發生過「六尺巷」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當朝的禮部尚書楊翥。有一次，楊翥家宅院的地基被鄰居佔去三尺，家人爲此與鄰居發生了爭執，並希望楊翥利用職權奪回被佔的宅地。楊翥得知後笑而不語，只是提筆寫詩作答：「餘地無多莫較量，一條分成兩家牆。普天之下皆王土，再讓三尺又何妨？」自家宅院的地基被別人佔去了三尺。他不但不打算要回，反而再要多讓三尺，從而與鄰居之間形成了一條六尺寬的胡同。這胡同便被人們稱之爲「六尺巷」。這個蘇州「六尺巷」的故事，作爲大度和謙讓的美談，同樣被流傳至今。

謙讓，作爲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有着悠久的歷史。其實，類似「六尺巷」的故事，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唐代。據《歸田錄》載，早在唐朝後期，官至工部尚書的詩人楊玢，退休後回到老家長安。沒想到，舊居的房子多被鄰居侵佔。後輩及昔日的下屬們見狀，便要訴諸官府，並將寫好的狀子交楊玢審讀。楊玢看罷訴狀，提筆在訴狀的下面寫詩一首：「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應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意思是說：四鄰侵佔了我們的房產，就讓他們佔好了。想當初，未曾置辦這些房產的時候，日子不是也過得好好的嗎。如果你們還想不通，不妨到含元殿的殿基上張望一下，那裡當年是何等繁華富麗，而今卻是秋風蕭瑟、荒草離離。詩外之意：今天被鄰居佔了幾間房子，又算得了什麼呢？看罷詩篇，後輩及下屬們感到很慚愧，跟鄰居打官司的事也就沒人再提了。

讀過一本《不計較才成功》的書，書中說：計較是人性的缺點，它會讓我們失去太多寶貴的東西。一個快樂的人，不是因爲他擁有得多，而是因爲他很少計較。一個事事都計較的人，失去的不僅僅是快樂，還有更珍貴的東西。其實，人生沒有什麼事值得大驚小怪，更沒有什麼事值得我們斤斤計較。回顧歷史，再看看現實，我深以爲然。